# 七十二家集

# 梁武帝御製集卷之六

梁高祖武皇帝蕭衍著

## 詔

### 贈柳慶遠詔

念往篤終前王令則式隆寵數列代恒規使持節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諸軍事安北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雲杜縣開國侯柳慶遠器識淹曠思懷通雅爰初草昧預屬經綸遠自升平契闊禁旅重牧西藩

方弘治道奄至殞喪傷慟於懷宜追榮命以彰
茂勳可贈侍中中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鼓吹
虔如故謚曰忠惠賻錢二十萬布二百匹

贈王茂詔

旌德紀勳哲王令軌念終追遠前典明誥故使持節散騎常侍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茂識度淹廣器宇凝正爰初草昧盡誠宣力綢繆休戚契闊屯夷方賴謀猷永隆朝寄奄至薨殞朕用慟於厥心宜增禮數式昭盛烈可贈侍中太尉加班劍二十人鼓吹一部謚曰忠烈

追封蕭穎冑詔

念功惟德列代所同追遠懷人彌與事篤齊故侍中丞相尚書令穎冑風格峻遠器寓深邵清猷盛業問望斯歸締構義始肇基王迹契闊屯夷載形心事朕膺大改物光宅區宇望岱觀河永言號慟可封巴東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戸本官如故

## 贈范雲詔

追遠興悼常情所篤況闕望斯在事深朝寄者乎故散騎常侍尚書右僕射霄城侯雲器範貞正思懷經遠爰初立志素履有聞脫巾來仕清績仍著燮務登朝具瞻惟允綢繆翊贊義簡朕心雖勤非負靮而舊同論講方騁遠塗永毗庶政奄致喪殞傷悼于懷宜加命秩式備徽典可追贈侍中衛將軍僕射侯如故并給鼓吹一部

贈袁昻詔

侍中特進左光祿大夫司空昻奄至薨逝惻怛于懷公器宇凝素志誠貞方端朝燮理嘉猷載緝追榮表德寔惟令典可贈本官鼓吹一部給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二十萬絹布一百疋蠟二百斤郎日舉哀

贈蔡道恭詔

持節都督司州諸軍事平北將軍司州刺史漢壽縣開國伯道恭器幹詳審才志通烈王業肇構致力陜西受任邊垂効彰所莅寇賊憑陵竭誠守禦奇謀間出捷書日至不幸抱疾奄至殞喪遺略所固得移氣朔自非徇國忘己忠果並至何能身沒守存窮而後屈言念傷悼特兼常懷追榮加等抑有恒數可贈鎮西將軍使持節都督刺史伯如故并尋購喪櫬隨宜資給

贈張惠紹詔

張惠紹志略開濟幹用貞果誠懃義始績聞累任爰居禁旅盡心朝夕奄至殞喪惻愴于懷宜追寵命以彰勳烈可贈護軍將軍給鼓吹一部布百疋蠟二百斤謚曰忠

賻鄭紹叔詔

追往念功前王所篤在誠惟舊異代同規通直散騎常侍右衛將軍東興縣開國侯紹叔立身清正奉上忠恪契闊藩朝情績顯著及義始寔立茂勳作牧疆境効彰所莅方事任寄協贊心膂奄至殞喪傷痛於懷宜加優典隆茲寵命可贈散騎常侍護軍將軍給鼓吹一部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凶事所須隨由資給謚曰忠

贈馮道根詔

豫寧縣開國伯新除散騎常侍領左軍將軍馮道根奉上能忠有功不伐撫人留愛守邊難犯祭遵馮異郭伋李牧不能過也奄致殞喪惻愴于懷可贈信威將軍左衛將軍給鼓吹一部賻錢十萬布百疋諡曰威

贈呂僧珍詔

思舊篤終前王令典追榮加等列代通規散騎常侍領軍將軍平固縣開國侯僧珍器思淹通識宇詳濟竭忠盡禮知無不爲與朕契濶情兼屯泰大業初構茂勳克舉及居禁衛朝夕盡誠方參任台槐式隆朝寄奄致喪逝傷慟於懷宜加優典以隆寵命可贈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常侍鼓吹侯如故給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喪事所須隨由備辦謚曰忠敬侯

贈昌義之詔

護國將軍營道縣開國侯昌義之幹畧沉濟志懷寬隱誠著遲始効彰邊服方申爪牙寄以禁旅奄至殞喪惻愴于懷可贈散騎常侍車騎將軍并鼓吹一部給東園秘器朝服一具賻錢二萬布二百疋蠟二百斤謚曰烈

贈張弘策詔

亡從舅衛尉虞懿所忽殞身袂豎其情理清貞器識淹濟自藩升朝契濶夷阻加外氏姻戚饗嘗屢絕興感渭陽情寄斯在方賴忠勲翼宣寡薄報効無徵永言增慟可贈散騎常侍車騎將軍給鼓吹一部謚曰愍

追贈張弘籍誥

亡男齊鎮西參軍素風雅猷夙有名輩降年不永早世潛輝朕少離苦辛情地彌切雖宅相克成輅車靡贈興言永往矚目慟心可追贈廷尉卿

贈孔休源詔

愼終追遠歷代通規褒德疇庸先王令典宣惠將軍金紫光祿大夫監揚州孔休源風業貞正雅量冲邈升榮建禮譽重搢紳理務神州化覃歌詠方與仁壽穆是彝倫奄然永逝倍用悲惻可贈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賻第一材一具布五十疋錢五萬蠟二百斤尅日舉哀喪事所須隨便資給謚曰貞子

贈蕭子顯詔

仁威將軍吳興太守子顯神韻峻舉宗中佳器

分竹未久奄到喪殞惻怆于懷可贈侍中中書

令今便舉哀

贈裴子野詔

鴻臚卿領步兵校尉知著作郎兼中書通事舍人裴子野文史足用廉白自居劬勞通事多歷年所奄致喪逝惻愴空懷可贈散騎常侍賻錢五萬布五十疋即日舉哀謚曰貞子

贈顧協詔

員外散騎常侍鴻臚卿兼中書通事舍人顧協廉潔自居白首不衰久在省闥内外稱善奄然殞逝惻怛之懷不能已已傷無近親彌足哀者大殮既畢即送其喪柩還鄉并營冢槨並皆資給悉使周辦可贈散騎常侍令便擧哀諡曰溫子

贈周拾詔

太子詹事豫州大中正拾淹至殞喪惻愴于懷其學思堅明志行開敏劬勞機要多歷歲年才用未窮彌可嗟慟宜隆追遠以旌善人可贈侍中護軍將軍鼓吹一部給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喪事隨由資給謚曰簡子

又卹周捨詔

故侍中護軍將軍簡子捨義該玄儒博窮文史奉親能孝事君盡忠歷掌機密清貞自居食不重味身靡兼衣終亡之日內無妻妾外無田宅兩兒單貧有過古烈往者南司白渦之劾恐外議謂朕有私致此黜免追愧若人一介之善外可量加褒贈以旌善人

賻陸雲公手諭

給事黃門侍郎掌著作陸雲公風尚優敏後進之秀奄然殂謝良以惻然可甚日舉哀賻錢五萬布四十疋

贈丘仲孚詔

故豫章內史丘仲孚重試大邦責以後效非直悔吝云亡實亦政績克舉不幸殞喪良以傷惻可贈給事黃門侍郎

䘏何燦詔

新除侍中何燦攜進衡泌白首不渝至殞喪

倍懷傷惻可給第一品材一具賻財二萬布五

十疋喪事所須內監經理

諡庾詵貞節處士詔

旌善表行前王所敦新野庾詵荊山珠玉江陵杞梓靜侯內度閒有名德獨貞哲節孤芳素履奄隨運往惻愴于懷宜諡貞節處士以顯高烈

贈臨川王宏詔

侍中太尉臨川王宏器宇冲貴雅量弘通爰初弱齡行彰素履逮於應務嘉猷載緝自皇業啓基地惟介弟久司神甸歷位台階論道登朝物無異議朕友于之至家國兼情方弘燮贊儀刑列辟天不慭遺奄焉不永哀痛抽切震慟于厥心宜增峻禮秩式昭懋典可贈侍中大將軍揚州牧假黄鉞王如故

贈南平王偉詔

旌德紀功前王令典慎終追遠列代通規故侍中中書令大司馬南平王偉器宇宏曠鑒式弘簡爰在弱齡清風載穆贊佐草昧勲高樊沔契闊艱難劬勞任寄及登貳務論道弘茲袞職奄焉薨逝朕用震慟于厥心宜隆寵命式昭茂典可贈侍中太宰王如故

贈鄱陽王恢詔

故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荆湘雍梁益寧南北秦八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荆州刺史鄱陽王恢風度開朗器情凝質爰在弱歲美譽克宣洎於從政嘉猷載緝方入正論道弘燮台階奄焉薨逝朕用傷慟于厥心宜隆寵命以申朝典可贈侍中司徒王如故

改封南昌公爲侯詔

庭堅世祀廢輟於宗周樂毅錫壤乃昭於洪漢
啓故太尉南昌公禽道茂道尊昧興齊讜明翊
贊同符在昔雖子房之蔚爲帝師文若之隆比
王佐無以尚也朕膺曆受圖惟新寶命華莘玉
儀升降有典永言前代微惟徽烈匪直懋勳義
兼懷樹可降封南昌縣公爲侯食邑千戶

齊世王侯降封部

與運升降前代僭竊齊世王侯封爵悉皆降省其有勛著艱難者別有後命惟宋汝陰王不在除例

部許慧部

大中大夫王敬胤卒遺命不得設復魂旌旐一蘆蕟藉下一枚覆上氣絕便沐浴籃輿載尸還壙中斂胤外甥許慧詔因阮研從闕詔曰

敬胤令其息崇素氣絕便沐浴籍以二蘆蕟鑿地周身歸葬忠侯此達生之格言賢夫玉匣石槨遠矣然子于父命亦有所從有所不從今崇素若信遺意土周淺薄屬辟不施一朝見侵狐鼠戮屍巳甚父可以訓子子亦不可行之外內易棺此自奉親之情藉土而葬亦通人之意宜

兩捨兩取以達父子之恉雅周旋身土周于禮

去其粃粺斂以時服一可以申情二可以稱家

禮教無違生死無辱此故當爲安也

青箱昱招

昱表如此古者用人必前明試皆須績用既立乃可自退之高昔漢光武兄子章與二人並有名宗室就欲習吏事不遜章爲平陰令興爲緱氏宰政事有能方遷郡守非直政績見稱卽是光武猶子昱之才地豈得比類焉往歲處以淮南郡既不肯行續用爲招遠將軍鎭壯長史襄陽太守又以邊外致辭改除招遠將軍永嘉太守復云内地非願復閒晉安臨川隨意所擇亦

復不行解小臨郡事不爲辦數有致辭意欲何在且昱諸兄遞居連率相繼推轂未嘗缺歲其同産兄弟今日居藩鎮朕豈厚於昱而薄於昱正是朝序物議以爲若斯於其一門差自無愧無論今日不得如此昱兄弟昔在布衣以處成長於何取立豈得任情反道背天違地瀆亂朝廷無有寬齊將是未欲致之於理既表解職可聽如啓

蕭昱上武帝表附

夏初陳啓未乖採擇追懷慙懼交戰胸心臣
開暑雨祁寒小人猶怨榮枯寵辱誰能忘懷
臣猥以往因得預枝戚之重緣報既雜時逢
坎壈之運昔在齊季義師之始臣乃幼弱粗
有識慮東西阻絕歸赴無由雖未能負戈擐
甲寔銜淚憤懣潛伏東境備履艱危首尾三
年亟移數處雖復饑寒切身亦不以凍餒爲
苦亦涉驚疑惶怖失魄既乖致命之節空有
項領之憂希望開泰冀蒙共樂豈期二十餘

年功名無紀雖此身骸方塡溝壑丹誠素願
溘至長罷俯自哀憐能不傷歎夫自媒自衒
誠哉可鄙自舉自伐寔在可羞然毛遂已擯於
自知者審陳力就列寧敢空言是以常願一
試屢誠于請夫上應玄象寔不易叨錦不輕
裁誠難其製過去榮鄉所以致乖弄測聖鑒
既謝臣愚短不可試用豈容久居顯禁徒穢
黃樞忝竊稍積恐招物議請解今職乞屏退
私門伏願天照特垂允許臣雖叨榮兩宮報

劾撫地方違省閣伏深懸悚

責西豐侯正德詔

武帝初養正德爲子及生昭明正德還本心常怏怏爲輕車將軍奔魏後逃歸特復本封普通六年隨豫章王北伐棄軍委走下獄帝詔之徙臨海郡

汝以猶子情兼常愛故越先汝兄剖符連郡往年在蜀昵近小人猶謂少年情志未定更於吳郡殺戮無辜劫盜財物雅然無畏及還京師專爲逋逃乃至江乘要道湖頭斷路遂使京邑士女早閉晏開又奪人妻妾略人子女徐敖非獨失其配匹乃橫屍道路王伯敖列卿之女誘爲

妄勝我每加撫卹冀汝自新了無悛革怨讐逾
甚豫匹馬奔亡志懷反噬遣信慰問冀汝能還
果能來歸遂我夙志謂汝不好文史志在武功
令汝往仲堪戍前驅爰謂汝狠心不改包藏禍
胎志欲覆敗國計以快汝心今當宥汝以遠無
令房累自隨到所在給汝稟餼王新婦見理等
皆停太尉開汝餘房累悉許同行

# 梁武帝御製集卷之七

梁高祖武皇帝蕭衍著

## 勑

### 手勑何胤 藝文載沈約爲高祖作但既係手勑應非代言

吾猥當期運膺此樂推而顧己蒙蔽昧於治道雖復劬勞日昃思致隆平而先王遺範尙蘊方策息衆之用存乎其人兼以世道澆暮爭詐繁起敗俗遷風良有未易自非以儒雅弘朝高尙軌物則汨流所至莫知其限治人之與治身獨

善之與惡濟得失去取爲用孰多吾雖不學頗好博古尚想高塵俯懷擧偷今世務紛亂憂責是當不得不甪道巖阿共成世美必坐深遊往懷不吝濡延今遣領軍司馬王果宣旨諭意遲面在近

與何胤敕

高祖凡再敕胤於是遣何子朗等於東山受學胤以若邪迫隘不容生徒遷秦望山

頃者學業淪廢儒術將盡閭閻搢紳鄙聞好事

吾毎思弘獎其風未移當扆興言爲歎本欲屈卿暫出開導後生既屬廢業此懷未遂延佇之勞載盈夢想理舟虛席須俟來秋所望惠然申其宿抱耳卿門徒中經明行脩厥數有幾且欲瞻彼堂宇寘此周行便可具以名聞副其勞望

又

比歲學者殊爲寡少良由無復聚徒故明經斯廢每一念此爲之慨然卿居儒宗兼以德素當獎後進有意向者就卿受業想思深誨誘使斯

# 文載輿

## 文

胤兒點竄
祖勑與胤

賢兄徵君弱冠拂衣華首一操心遊物表不滯近跡脫落形骸寄之遠理性情勝致遡興瀰高文會酒德撫際逾遠朕膺籙受圖思長聲教朝多君子既貴成雅俗對有外臣宜弘此難進方頫清徽式隆大業昔在布衣情期早著資以仲虞之秩待以子陵之禮聽覽暇日乃巾引見實

然泐射茲焉有託一旦萬古良懷震悼卌友手
純至覩從凋亡偕老之願致使反奪纓絡永恨
伊何可任永矣柰何

敕昭明太子

太子性至孝母喪水漿不入口毎哭輙慟絶高祖遣顧協宣旨曰毀不滅性聖人之制禮不勝喪比於不孝有我在那得自毀如此可即强進飲食雖屢奉勅勸逼日進一溢不嘗菜果之味

聞汝所進過少轉就羸瘵我比更無餘病正爲汝如此胸中亦圯塞成疾故應强加饘粥不使我恒懸心

敕報皇太子

武帝銳意儒雅疏簡刑獄姦吏招權巧文弄法簡文爲皇太子春宮視事見而愍之乃上疏帝手敕報之竟弗之從

頃年以來處處之役惟資徒讁逐急充配若科罪繁細義同簡約切須之處終不可得引例興訟紛紜方始防杜姦巧自是爲難更當別思取其便也

答皇太子請御講勅

省啓欲須吾講具汝等意昔云一日二日惟日萬機今復過之年耆根熟氣力衰耗荷此擲戾有踰重負日中或得一食或不得食周旦吐握未足爲勞楚君旰食方今非切末明求衣聿來弗休晝勞夜思精華已竭數術多事未獲垂拱兼國務靡寄豈得坐談須道行民安乃當議耳

又

越勅

省重啓猶欲須吾講說且汝等所懷亦不異前
答緣邊未入國慶多之如是等事恒須經計其
餘瑣碎非可具言率土未霑衆食者叢蕪穢附
相繼[illegible][illegible]未周悠[illegible]者多懷背者少漢世浮并
隋[illegible]亦且流慟魏室無虞楊凡猶云可悲況今
爪牙腹心不貳之臣又論道惟懷之士四聰不
闢八達路擁王侯雖多維城藤寄晝厲夕惕如
履霜所以朽索馭六馬豈足爲喻詩不云乎知
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方今信非

談曰汝等必欲爾者自可令許僧於寺中講
道義也越勑

又

省汝等啓復具所懷汝等未達稼穡之艱難安
知天下負重庸主少君所以繼踵顛覆皆由安
不思危况復未安者耶殷鑒不遠在於前代吾
今所行雖異曩日但知講說不憂國事則與彼
人異術同亡易言其亡繫于苞桑斯則乾乾夕
惕僅而後免汝等思之一二具如前勑越勑

答晉安王請開講啟勑

省啟具汝所懷法事既善豈不欣然吾內外眾緣憂勞紛總食息無暇廢事論道是所未遑汝便為未體國也越勑

答晉安王謝開講般若啓勅

省啓具之爲汝講金字般若波羅蜜經發題始覺四衆雲合華夷畢集連雨累日濕虛廢事景物開明幽顯同慶寔相之中本無去來身雖不到心靡不在善自調養慎勿辛勞尚有兩旬日數猶奢今雖不同後會未晚也吾始還臺不復多物遊勅

答菩提樹頌手勅

省啓覽所上菩提樹頌搜採致佳辭味淸淨仰讚法王稱歎道樹意思口說乃至手書極得三業之善但所言國美皆非事寔不無綺語過也

越勅

答晉安王謝幸善覺寺啓勑

汝所營建慈悲寶剎諸佛威神不營多功德欲運力即便竪立嚮顯欣仰我亦隨喜不得與汝同共瞻拜此以為恨耳越勑

勅貞陽侯淵明

武帝既納侯景大舉北侵以淵明都督諸軍趣彭城淵明師次呂梁作寒山堰以灌彭城水及于堞魏遣將赴救兵敗被執

侯景志清鄴洛以雪讐恥其先率大軍隨機撫定汝等衆軍可止於寒山築堰引清水以灌彭城大水一泛孤城自殄慎勿妄動

手勑劉之遴

之遴領步兵校尉出爲郢州行事意不願出固辭高祖手勑遂爲有司奏免

朕聞妻子具孝衰於親爵祿具忠衰於君卿既內足理忘奉公之節

賜陸倕勑

太子中舍人陸倕所製石闕銘辭義典雅足爲佳作昔虞丘辨物邯鄲獻賦賞以金帛前史美談可賜絹三十疋

手勑張率

率爲司徒謝朏掾直文德待詔省奏待詔賦高祖手勑答之

省賦殊佳相如工而不敏枚臯速而不工卿可謂兼二子於金馬矣

責賀琛勅

琛遷散騎常侍是時皆緣飾姦諂深害時政琛遂啓陳事條封奏高祖大怒召主書口授勅責琛琛但謝過不敢復有指斥

謇謇有聞殊稱所期但朕有天下四十餘年公車讜言見聞聽覽所陳之事與卿不異常欲承用無暇懷抱每苦倥偬更增惛惑卿珥貂紆組博問洽聞不宜同於闒茸止取名字宣之行路言我能上事明言得失恨朝廷之不能用或誦離騷蕩蕩其無人遂不御乎千里或誦老子知

我者希則我我貴矣如是獻替莫不能言正且獻
罇皆其人也卿可分別言事啓乃心沃朕心卿
云今北邊稽服政是生聚教訓之時而民失安
君牧守之過朕無則將之知綱向多弊四聰不
開四明不達內省責躬無處逃咎堯為聖主四
凶在朝況乎朕也能無惡人但大澤之中有龍
有蛇縱不盡善不容皆惡卿可分明顯出其刺
史橫暴其太守貪殘其官長凶虐尚書蘭臺主
書舍人某人姦猾某某人取與明言其事得以黜

陛向令舜但聽公車上書四凶終自不知堯亦
求為閒主卿又云東境戶口空虛良由使命繁
多但未知此是何使卿云驚困邑宰則拱手聽
其漁獵桀黠長吏又因之而為貪殘並何姓名
廉平掣肘復是何人朝廷思賢有如饑渴廉平
掣肘寔為異事宜速條聞當更擢用凡所遣使
多由民訟或復軍糧諸所飈急葢不獲已而遣
之若不遣使天下枉直云何綜理事寔云何濟
辦惡人日滋善人日蔽欲求安臥其可得乎不

遣使而得事理此乃佳事無足而行無翼而飛能到在所不感而伏豈不幸甚卿既言之應有深見宜陳秘術不可懷寶迷邦卿又云守宰貪殘皆由滋味過度貪殘廢費已如前答漢文雖愛露臺之産鄧通之錢布於天下以此而治朕無愧焉若以下民飲食過差亦復不然天監之初思之已甚其勸力營産則無不富饒惰游緩事則家業貧窶勸修産業以營盤案自已營之自已食之何損於天下無賴子弟惰營産業致

於貧婆無可施設此何益於天下且又意雖曰
同富富有不同慳而富者終不能設奢而富者
於事何損若使朝廷緩其刑此事終不可斷若
急其刑則曲屋密房之中云何可知若家家搜
檢其細已甚欲使吏不呼門其可得乎更相恐
脅以求財帛是長禍萌無益治道若以此指朝
廷我無此事昔之牲牢久不宰殺朝中會同菜
蔬而已意粗得奢約之節若復減此必有蟋蟀
之譏若以爲功德事者皆是圖中之所產育功

德之事亦無多費變一瓜爲數十種食一菜爲數十味不變瓜菜亦無多種以變故多何損於事亦豪芥不關國家如得財如法而用此不愧乎人我自除公宴不食國家之食多歷年稔乃至宮人亦不食國家之食積累歲月凡所營造不關材官及以國匠皆資雇借以成其事近之得財頗有方便民得其利國得其利我得其利營諸功德或以卿之心度我之心故不能得知所得財用暴於天下不得曲辭辯論卿又云女

妓越濫此有司之責雖然亦有不同貴者多畜妓樂至於數十若兩掖亦復不關家有二八多畜女妓者此並宜具其言其人當令有司振其霜豪卿又云乃追恨所取爲少如復傳與增其搏噬一何悖哉勇怯不同貪廉各用勇者可使進取怯者可使守城貪者可使捍禦廉者可使牧民向使叔齊守於西河豈能濟事吳起育民必無成功若使吳起而不重用則西河之功廢今之文武亦復如此取其搏噬之用不能得不重

更任彼亦非爲朝廷爲之傳與卿以朝廷爲悖
乃自甘之當思致悖所以卿云宜尊之以節儉
又云至治者必以淳素爲先此言大善夫子言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朕絕房
室三十餘年無有淫佚朕頗自計不與女人同
屋而寢亦三十餘年至於居處不過一床之地
雕飾之物不入於宮此亦人所共知受生不飲
酒受生不好音聲所以朝中曲宴未嘗奏樂此
群賢之所親見朕三更出理事隨事多少事必

或中前得覺或事多至日昃方得就食日常一
食若晝若夜時疾苦之日或亦再食昔腰腹過
於十圍今之瘦削裁二尺餘舊帶猶存非爲妄
說爲誰爲之救物故也書曰股肱惟人良臣惟
聖向使朕有股肱可得中主今乃不免居九品
之下不令而行徒虛言耳卿今憮言便罔知所
答卿又云百司莫不奏事競就求進此又是誰
何者復是誰事今不使外人呈事於義可否無
人廢職職可廢乎職廢則人亂人亂則國安乎

以咽廢飱此之謂也若斷是非乃其任專委之人云何可得是故古人云專聽生姦獨任成亂猶二世之委趙高元后之付王莽呼鹿爲馬卒有閻樂望夷之禍王莽亦終移漢鼎卿云吹毛求疵復是何人所吹之疵擘肌分理復是何人乎事及深刻繩逐亦復是誰又云治署邸肆何者宜除何者宜省國容戎備何者宜省何者未須四方屯傳何者無益何者妨民何處興造而是役民何處費財而是非急若爲討召若爲

徵賦朝廷從來無有此事靜思之方後何者宜
令州具事具以奏聞卿云若不及於時大息其
民事至方圖知無及也如卿此言即時便是大
役其民是何處所卿云國弊民疲誠如卿言終
須出其事不得空作漫語夫能言之必能行之
富國强兵之術急民省役之宜號令遠近之法
並宜具列若不具列則是欺罔朝廷空示頰舌
凡人有為先須內省惟無瑕者可以戮人卿不
得歷詆內外而不極言其事佇聞嘉奏當後省

覽付之尚書班下滸内庶亂爭永除害焉長息

惟新之美復見今日

梁武帝御製集卷之八

梁高祖武皇帝蕭衍著

勅

勑答臣下神滅論

位現致論要當有體欲談無佛應設賓主標其宗旨辨其短長來就佛理以屈佛理則有佛之義既躓神滅之論自行豈有不求他意妄作異端運其隔心鼓其騰口虛畫瘡疣空致詆訶篤時之蟲驚疑於往來滯甕之龜河漢於遠大其

故何也淪蒙怠而爭一息抱抵陋而守井蛙豈知天地之長久溟海之壯濶孟軻有云人之所知不如人之所不知信哉觀三聖設教皆云不滅其文浩博難可具載止舉二事試以爲言祭義云惟孝子爲能饗親禮運云三日齋必見所祭若謂饗非所饗見非所見違經背親言語可息神滅之論朕所未詳

勑光祿大夫江倩

倩子紑幼有孝性父患眼紑夢一僧云飲慧眼水必差及覺莫能解者草堂寺智者法師曰無量壽經云慧眼見真能渡彼岸倩乃啓捨同夏縣界牛屯里舍爲寺乞賜嘉名勑答云云及就創造泄故井井水清洌依夢取水洗眼及煮藥遂差時人謂之孝感

純臣孝子往往感應晉世顏含遂見冥中送藥近見智者知卿第二息感夢云慧眼水慧眼則是五眼之一號若欲造寺可以慧眼爲名

勅沈約撰佛記序

去歲令虞闡等撰佛記并令作序序體不稱頻治改猶未盡致吾佛教因三假以寄法藉二諦以明理達相求宗不若會道論其旨揄似未至極乃不應以此相煩亦是一途善事可得爲厝筆不以故指勅闡等結序未體又似小異

與周捨論斷肉勅

法寵所言慚愧而食衆生此是經中所明羅刹婦女云我念汝我食汝法寵此心卽是經之羅刹

又

僧辯所道自死肉若如此說鵄鴉鳩鴿觸處不死那不見有一自死者麞鹿雉兎充滿野澤亦不曾見有一自死者而覓死肉其就屠殺家覓死魚必就罾網處若非殺生豈有死肉經言買

肉與自殺此罪一等我本不自爲正爲諸僧尼

作離苦因緣

又

衆生所以不可殺生凡一衆生具八萬戶蟲經
亦說有八十億萬戶蟲若斷一衆生命即是斷
八萬戶蟲命自死衆生又不可食者前所附蟲
雖已滅謝後所附蟲其數復衆若煑若炙此斷
附蟲皆無復命利舌端少味害無量衆生其中
小者非肉眼能覩其大者灼然共見滅慈悲

心增長惡毒此實非沙門釋子所可應行

又

褻僧食肉罪劇白衣白衣食肉乃不免地獄而止是一罪至於褻僧食肉既犯性罪又傷戒律以此爲言有兩重罪若是學問褻僧食肉者此爲惡業復倍於前所以如此既親違經教爲人講說口稱慈悲心懷毒害非是不知知而故犯言行既違卽成詭妄論學問人食肉則罪有三重所以貴於解義正爲如說修行反復噉食魚

肉侵酷生類作惡知識起衆怨對墜墮地獄疾於讚可善惡報應必也不亡凡出家人實宜深思

又

聲聞受律儀戒本制身口七支一受之後乃至辟聮開等律儀恒生念念得未曾有律儀所以衛若辟聮等非起惡心故不損不失乃至常生若起欲殺心於聲聞法雖不失身口戒而於戒有損非唯損不殺戒亦兼汙餘戒至於手挾齒

斷殺身口業則失身口戒齋時律儀無作即斷不續既失不殺戒亦損汙餘戒所以齋者旃陀羅人屠膾屠時爲何等人殺正爲食肉者若食肉者亦有殺分於不殺戒則成有缺若謂於善律儀受殺生分於不殺戒無所缺者是不善律儀人持八戒齋是惡律儀猶應相續若惡律儀人持八戒齋惡律儀不復相續者是則善律儀人受諸殺分是不殺戒即時便缺則解脫戒不復可脫惡律儀人無論持八戒齋但起一念善

心惡律儀即斷若一念不斷多念亦應不斷若多念斷是邪一念用斷諸律儀人其事亦爾無論受諸殺分有少殺分不殺律儀即時亦斷若離人持心戒故自無有食衆生理若依聲聞戒發不免地獄等苦

答曹思文勑

其一二顯旣背經以起義乖理以致談滅聖難以聖責乖理難以理詰如此則言語之論略成可息

喻智藏敕

求空自開依空入慧高蹈養神寔是勝槃不違三乘亦以隨喜惟別之際能無無恨然歧路贈言古人所重猶勸法師行無礙心大悲爲首方便利益隨時用舍不宜頓杜以隔礙心行菩薩道無有是處

釋智藏答辭武帝附

夙昔顧省心或不調欲依佛一語於空閑自制而從淥流二十餘載在乎少壯故可推斥

今既老病身心俱減若復退一毫便不堪自

謀故願言靜處少自將衛非敢傲世求名非

欲從閒自誕特是帶人近情懼前途之已迫

耳

勑答釋明徹

徹受學僧祐隨出陽都住建初寺天監初自荆州還都二宮崇供舉優洽遘疾將卒奉表告辭武帝答之

省疏增其憂耿人誰不病何以遽経過甚法師至性貞明道行純備往來淨土去留安養方除四魔興無五畏惟應正念諸佛不捨大願與般若相應直至種智發菩提心彼我相攝方結來緣敬如所及菩薩行業非千百年善思至理勿起亂想覽筆悽慼不復多云

勑谷僧正南淵寺沙門慧超

齊隆寺法鏡所啟慧超
啟釋法寵鎮之勑曰

法寵法師造次舉動不逾律儀不徇性欲不事形勢慈仁愷悌雅有君子之風匡政寺所信得其人矣

制

與群臣論明堂制

明堂准大戴禮九室八牖三十六戸以茅蓋屋上圓下方鄭玄據援神契亦云上圓下方又云八窓四達明堂之義本是祭五帝神九室之數未見其理若五堂而言雖當五帝之數向南則背叶光紀向北則背赤熛怒東向西向又亦如此於事殊未可安且明堂之祭五帝則是總義在郊之祭五帝則是別義宗祀所配復應有室

若專配一室則是義非配五若皆配五則便成
五位以理而言明堂本無有室

又制

來昇以用月令天子居明堂左右个聽朔既在明堂今若無室則於義成闕帝又制曰

若如鄭玄之義聽朔必在明堂於此則人神混淆莊敬之道有廢春秋云介居二大國之間此言明堂左右个者謂所祀五帝堂之南又有小室亦號明堂分為三處聽朔既三處則有左右

之義在營域之內明堂之外則有个名故曰明
堂左右个也以此而言聽朔之處自在五帝堂
之外人神有別差無相干

駁慈母服議禮

禮言慈母凡有三條一則妾子之無母使妾之無子者養之命爲母子服以三年喪服齊衰章所言慈母是也二則嫡妻之子無母使妾養之慈撫隆至雖均乎慈愛但嫡妻之子妾無爲母之義而恩深事重故服以小功喪服小功章所以不直言慈母而云庶母慈已者明異於三年之慈母也其三則子非無母正是擇賤者視之義同師保而不無慈愛故亦有慈母之名師保

既無其服則此慈亦無服矣內則云擇於諸母與可者使爲子師其次爲慈母其次爲保母此其明文此言擇諸母是擇人而爲此三母非謂擇取兄弟之母也何以知之若是兄弟之母其先有子者則是長妾長妾之禮實有殊加何容次妾生子乃退成保母斯不可也又有多兄弟之人於義或可若始生之子便應三母俱闕邪由是推之內則所言諸母是謂三母非兄弟之母明矣子游所問自是師保之慈非三年小功

之慈也故夫子得有此對豈非師保之慈母無

服之證乎鄭玄不辯三慈混爲訓釋引彼無服

以注慈已後人致謬實此之由經言君子子者

此雖起於大夫明大夫猶爾自斯以上彌應不

異故傳云君子子者貴人之子也總言曰貴則

無所不包經傳互文相顯發則知慈加之義通

乎大夫以上矣宋代此科不乖禮意便加除削

良是所疑

周捨等慈母服議附

賀彥先稱慈母之子不服慈母之黨婦又不從夫而服慈姑小功服無從故也庾蔚之云非徒子不從母而服其黨孫又不從父而服其慈由斯而言慈祖母無服明矣尋門內之哀不容自同於常按父之祥禫子並受弔今二王諸子宜以成服日單衣一日爲位受弔制曰二王在遠諸子宜攝祭事拾又曰禮云縞冠玄武子姓之冠則世子衣服宜異於常可著細布衣絹爲領帶三年不聽樂又禮及

春秋庶母不世祭蓋謂無王命者耳吳太妃
既朝命所加得用安成禮秩則當祔廟五世
親盡乃毀陳太妃命數之重雖則不異慈孫
既不從服廟食理無傳祀子孫止是會經
文高祖因是敕禮官議皇子慈母之服銷議
宋朝五服制皇子服訓養母禮依庶母慈已
宜從小功之制按曾子問云子游曰喪慈母
禮歟孔子曰非禮也古者男子外有傅內有
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鄭玄注云

此指諸國君之子也若國君之子不服則王者之子不服可知又喪服經云君子子爲庶母慈已者傳曰君子子者貴人子也鄭玄引內則三母止施於卿大夫以此而推則慈母之服上不在五等之嗣下不逮三士之息儻其服者止卿大夫尋諸侯之子尚無此服況乃施之皇子謂宜依禮刊除以反前代之惑

唱斷肉經竟制

諸僧道諸小僧輩看經未遍互言無斷肉語今
因此經言何所道所以唱此革屣文者本意乃
不在此正為此三十三日法雲法師講涅槃斷
肉事于時僧正慧超法寵法師難云若經文究
竟斷一切肉乃至自死不得食者此則同尼乾
斷皮革不得著革屣若開皮革得著革屣者亦
應開食肉法雲法師乃已有通釋而二法師難
意未了于時自仍通云若是聖人故自不著此

物若中行人亦不著此著此皆是下行人所以不同尼乾者諸有所含若無麻紵之鄉亦有開皮革義論有麻紵處大慈者乃實應不著但此事與食肉不得頓同凡著一革屣經久不壞若食噉衆生就一食中便害無量身命況日日餐咀數若恒沙亦不可得用革屣以並斷肉于時諸僧乃無復往復恐諸小僧就以為疑方成巨弊所以唱此不受革屣文正欲釋一日所疑非謂前制凡噉肉者是大罪隨經文道皆與衆生

經爲父母親屬衆僧那不思此猶恣食噉衆生
巳不能捨身餧虎割肉貿鷹云何反更噉他身
分諸僧及領徒衆法師諸尼及領徒衆者各還
本寺宣告諸小僧尼令知此意

册

諡始興王册

咨故侍中司徒驃騎將軍始興王夫忠爲令德武謂止戈于以用之載在前志王有挺命之元勳利民之厚德契濶二紀始終不渝是用方軌往賢稽擇故訓鴻名美義允臻其極今遣兼大鴻臚程爽諡曰忠武魂而有靈歆兹顯號

璽書

賜左丞范縝璽書

王亮仕齊義師至新林百官皆送誠款亮獨不遣高祖踐祚授侍中中書監元日朝會亮辭疾不登殿設饌別省語笑自若詔廢為庶人復下璽書詰縝縝答支離而已

亮少乏才能無聞時輩昔經冒入群英相與登薄晚節謟事江祏為吏部末協附梅蟲兒茹法珍遂執昏政比屋罹禍盡家塗炭四海沸騰天下橫潰此誰之咎食亂君之祿不死於治世亮

協同宦黨作威作福靡衣玉食女樂盈房勢危事逼自相吞噬建石首題啓靡請罪狀錄其白旗之來貰其既往之咎亮反覆不忠姦賄彰暴有何可論妄刑談迷且以狀對

梁武帝御製集卷之九

梁高祖武皇帝蕭衍著

# 令

## 罷府去苛令

夫樹以司牧非役物以養生視人如傷豈肆上以縱虐廢主棄常自絕宗廟窮凶極悖書契未有征賦不一苛酷滋章緹繡土木菽粟犬馬徵發閭左以充繕築流離寒暑繼以疫厲轉死溝渠曾莫救恤朽肉枯骸烏鳶是厭加以天災人

火屢焚宮掖官府甚壹寺尺椽無遺悲甚黍離痛
蕪麥秀遂使億兆離心疆微侵弱斯人何辜離
此塗炭今明昏遞遲大道公行思治之氓來蘇
兹日猥以寡薄屬當大寵雖運距中興艱同草
昧思闡皇休與之更始凡昏制謬賦濫刑濫役
外可詳檢前源悉皆除蕩其主守散失諸所損
耗精立科條咸從原例

霸府禁奢令

夫在上化下草偃風從世之澆淳恒由此作自永元失德書契未紀窮凶極悖焉可勝言旣而琁室外構傾宮內積奇技異服殫所未見上慢下暴淫侈競馳國命朝權政移近習販官鬻爵賄貨公行並甲第康衢漸臺廣室長袖低昂等和戎之賜珍羞百品同伐冰之家愚人因之浸以成俗驕豔競爽夸麗相高至乃市井之家貂狐在御工商之子緹繡是襲日入之次夜分未

反狀爽之朝期之清旦聖明肇運厲精惟始雖
日纘戎殆同創革且滌蕩之後繼以興師巨橋
鹿臺凋罄不一孤黍莽大寵務在澄清思所以
仰述皇朝大帛之旨俯厲微躬鹿裘之義解而
更張斵雕為樸自非可以奉粢盛脩紱冕習禮
樂之容繕甲兵之備此外衆費一皆禁絕御府
中署量宜罷省掖庭備御妾之數大樂絕鄭衛
之音其中有可以率先卿士准的兆庶菲食薄
衣請自孤始加群才並軌九官咸事若能人務

退食毓存紛已移風易俗厥惟月存威靑毛珍在朝士大夫不敢靡衣偷食魏武歎曰孤之法不如毛尚書孤雖德謝往賢任重先達寔望多士得其此心外可詳爲條格

開武堂大赦令

皇家不造遘此屯凶禍挺動舊虐被人鬼社廟之危發若如綴吾身藉皇宗曲荷先顧愛任邊疆惟殺簡思奮言瞻烏痛心在目故率其尊主之情攜其怨生之志雖寶曆重升明命有紹而獨夫醜縱方竊京邑投袂援戈克殄多難虐政横流為日既久同惡相濟訴非一族仰稟朝命任在專征恩播皇澤被之率土凡厥負亹咸與惟新可大赦天下唯王亘之等四十一人不在

赦例

申飭刑政令

永元之季乾維落紐政寔多門有殊衛文之代權移於下事等曹恭之時遂使閹尹有翁媼之稱高安有法堯之旨鬻獄販官錮山護澤開塞之機奏成小醜直道正義擁抑彌年懷冤抱理莫知誰訴姦吏因之筆削自已豈直賈生流涕許伯哭時而已哉今理運惟新政刑得所矯革流弊寔在茲日可通檢尚書衆曹東昏時諸諍訟失理及主者淹停不時施行者精加訊辨依

事議奏

初封梁王下國中恩令

孤以虚昧任執國鈞雖夙夜勤止念在興治而育德振民邈然尚遠聖朝永言舊式隆此眷命俟伯盛典方軌前烈嘉錫隆被禮數昭崇徒守愿節終愧體諒群后百司重茲敦獎勉茲厚顏當此休祚望昆彭以長想欽桓文而歎息思弘政塗莫知津濟邦甸初啓藩宇惟新思覃嘉慶被之下國國內殊死以下今月十五日昧爽以前一皆原赦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賜穀五斛

府州所統亦同蠲蕩

撫苗令

朱滑之撓逆徒逆死者特許家人殯瘞若無親屬或有貧苦亡縣長尉即爲埋據建虞城内不逞天命自取淪滅亦同此科

檄

移京邑檄

夫道不常夷時無永化險泰相沿晦明非一皆屯困而後亨資多難以啓聖故昌邑悖德孝宣聿興海西亂政簡文升歷並拓緒開基紹隆寶命理驗前經事昭往策獨夫擾亂天常毀棄君德姦回滔縱歲月滋甚挺虐於齠齔之年植險於髫丱之日猜忌凶毒觸途而著暴戾昏荒與事而發自大行告漸喜容前見梓宮在殯靦無

哀色懽娛遊宴有過平常奇服異衣更極誇麗
至於選采妃嬪姊妹無別招侍巾櫛姑姪莫辨
掖庭有稗販之名姬姜被干殳之服至乃形體
宣露褻衣顛倒斬斮其間以爲歡笑騁肆淫放
驅屏郊邑老弱波流士女塗炭行產盈路輿尸
竟道母不及抱子不遑哭劫掠剽虜以日繼夜
晝伏宵遊曾無休息淫酗觴肆酣歌壚邸罷恣
愚豎亂惑妖孽梅蟲兒茹法珍臧獲厮小專制
威柄誅翦忠良屠滅卿宰劉鎮軍舅氏之尊盡

忠奉國江僕射外戚之重娴誠孝上蕭領軍葭
莩之宗志存柱石徐司空沈僕射搢紳冠冕人
望攸歸或渭陽餘感或勳庸允穆或誠著艱難
或劬勞王室並受遺託同參顧命送往事居俱
竭心力宜其慶溢當年祚隆後裔而一朝齏粉
孩稚無遺人神怨結行路嗟憤蕭令君忠公幹
伐誠貫幽顯往年寇賊游魂南鄭危逼援亦飛
泉孤城獨振及中流逆命憑陵京邑謀獻禁省
指授群帥剋翦鯨鯢清我王度崔慧景奇鋒迅

駭兵交象魏武力喪魂淺夫脊膽伎名遂欲比
屋交馳賀權景從愚智競赴復暫旅江甸階不
傾身獎厲義徒萱掩煙敵焚殲大憝以固皇基
功出桓文勲超伊呂而勞謙省己尊賢心迹功
遂身退不祈榮滿報賞未用禍酷遄及預稟精
靈孰不究痛而群孽放命蜂蠆懷毒乃遣劉山
陽驅扇逋逃招誘亡命潛圖密構嶢見掩襲蕭
右軍憂疾征虜忠斷夙鞏義形於色哥謀宏振
應手梟懸天道禍淫罪不容戮至於悖禮違教

傷化虐人射天犁路北之猶譬刳胎斮脛方之
非酷毖俗懸之竹未足紀其遺霜出澤之兇不
能昔其罪自草昧以來圖牒所記昏君暴后未
有若斯之甚者也既人神之主宗稷阽危海内
沸騰旣磨板蕩百姓懍懍如崩厥角蒼生喁喁
投足無地冪府荷眷前朝義均休戚上懷委付
之重下惟在原之痛豈可卧薪引火坐觀傾覆
至尊體自高宗特鍾慈寵明並日月粹昭靈神
祥啓元龜符驗當璧作鎮陝藩化流西夏謳歌

攸奉萬有樂推右軍蕭穎胄征虜將軍夏侯詳
並同心翼戴即宮舊楚三靈再朗九縣更新升
平之運此焉復始康哉之盛在乎茲日然帝德
雖彰區宇未定元惡未黜天邑猶梗仰禀宸規
率前啓路即日遣冠軍竟陵內史曹景宗等二
十軍主長槊五萬驥騄爲群鶚視爭先龍驤並
驅步出橫江直指朱雀長史冠軍將軍襄陽太
守王茂率三十軍主戈船七萬乘流電激推鋒
扼險斜趣白城南中郎諮議參軍軍主蕭偉等

三十九軍主巨艦迅楫衝波壹水旗跋八萬衆
集石頭衛中郎諮議參軍主蕭憺等四十二
軍主熊羆之士甲楯十萬沿波驅艣掩據新亭
益州刺史劉季連梁州刺史柳惔司州刺史王
僧景魏興太守裴師仁上庸太守韋叡新城太
守崔僧季並蕭衍明詔龔行天罰蜀漢果銳沿
流而下淮汝勁勇望波遡鶩幕府總率貔貅驍
勇百萬繕甲燕弧屯兵冀馬縱金沸地鳴鞞聒
天霜鋒曜日朱旗絳宇方舟千里駱驛係進蕭

右軍評誤上才兼資文武英略峻遠執鈞匡世擁荊南之衆督四方之師宣讚中權奉衛輿輦於麾所指威稜無外龍驤獸步並集建業黜放愚狡均禮海啓廓清神何掃定京宇譬猶崩泰山而壓蟻壤決懸河而注熛燼豈有不殄滅者哉今資斧所加止梅蟲兒茹法珍而已諸君或世胄羽儀書勳王府皆俛眉姦黨受制凶威若能因變立功轉禍為福並誓河岳永紆青紫若執迷不悟距逆王師大衆一臨刑茲罔赦所謂

火烈高原芝蘭同泯勉求多福無貽後悔賞罰

之科有如白水

表

申飭選人表

臣聞以言取士士飾其言以行取人人竭其行所謂才生於代窮達惟時而風流遂往馳騖成俗媒孽夸衒利盡錐刀遂使官人之門肩摩轂擊登直暴蓋露冠不避寒暑遂乃戢屨杖策風雨必至良由鄉舉里選不師古始稱肉度骨遺之管庫加以山河梁畢關輿徽之恩金張許史忘舊業之替吁可傷哉且夫譜諜訛誤詐僞多

緒人物雅俗莫肯留心是以冑襲良家郎成冠族妄脩選幅便爲雅士負俗深累邈遭寵擢臺木已撰方被徽榮故前代選官皆立選簿應在貫魚自有銓次冑籍升降行能臧否或素定懷抱或得之輿論故得簡通賓客無事掃門頃代陵夷九流乖失其有勇退忘進懷質抱真者選部或以未經朝謁難於進用或有晦善藏聲自埋衡蓽又以名不素著絕其階緒必須畫刺投狀然後彈冠則是驅迫廉撝獎成澆競愚謂自

今選曹宜精隱括依舊立簿使冠履無爽名實不違庶人識唯涘造請自息且閈中閭立格甲族以二十登仕後門以過立試吏求之愚懷抑有未達何者設官分職惟才是務若八元立年居阜隸而見抑四凶弱冠處鼎族而宜甄是則世祿之富無意爲善布衣之士肆心爲惡豈所以弘獎風流希向後進此寔巨蠹尤宜刊革不然將使周人有路傍之泣晉臣興渔獵之歎且俗長浮競人寡退情若限歲登朝必增年就宦

故貌寔昏童籍已踰立滓檝名教於斯爲甚臣總司內外疊貴是任朝政得失義不容隱伏願陛下垂聖淑之姿降聽覽之末則彝倫自穆憲章惟允

請徵補謝朏何胤表

夫窮則獨善達以兼濟雖出處之道其揆不同用捨惟時賢哲是蹈前新除侍中太子少傅朏前新除散騎常侍太子詹事都亭侯胤羽儀世胄徵猷冠冕道業德聲康濟雅俗昔居朝列素無宦情賓客簡通公卿罕預彝敍未褫而風塵擺落且文宗儒肆互居其長淸規雅裁兼擅其美並達照深識預覩亂萌見庸質之如初知貽厥之無寄拂衣東山耿絕塵軌雖解組昌運寔

避昏時家膺鼎食而弗茲橡艾世襲青紫而安
此懸鶉自澆風肇扇用南成俗淳流素軌餘烈
頗存誰其激貪功歸有道康俗振民朝野一致
雖在江海而勲同魏闕今泰運甫開賤貧爲恥
況乎久蘊瑚璉暫厭承明而可得求志海隅求
追松子臣負荷殊重叅贊萬機寔賴群才共成
棟幹思挹清源取鏡止水思欲屈居僚首朝夕
諮諏庶足以翼宣寡薄式是王度